



端午艾草香

□徐志锋

我对端午节的渴盼既不是因为传说,也与粽子无缘,而是根深蒂固的艾草情结。

在我的家乡,端午节一般都会和立夏大忙撞在一起,所以这个节过得极其简单,除了给孩子们准备一些五色线、茱萸香囊祈求平安之外,采艾草便是端午节的头等大事了。

艾草又称艾蒿,在家乡遍地都是。端午节一大早,大人们便踏着晨露采艾草去了。割回来艾草后,各个门口总要悬挂几棵,据说可以除晦辟邪。剩下的艾草,或放在阴凉处阴干了作药材,或拧成辫子挂起来,待晒干后点燃了消毒或驱蚊用。于是,从端午节那天起,艾香就飘荡在每个农家小院。

艾草在我们家乡人眼里相当于神草。被蚊虫叮咬了,用砸碎的艾叶涂一涂,立马消肿、止痒、止痛;皮肤划破了,用燃烧后的艾叶灰抹一抹,不但能止血,而且很快能结痂;小儿积食了,用艾叶熬茶可治愈;感冒咳嗽了,艾叶煎鸡蛋就能治好;谁流鼻血了,在手绢上洒一些艾蒿汁捂住鼻子,血立刻就能止住……

家乡的端午节是平淡的,可艾蒿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山里孩子的记忆里,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牵挂。

端午吃粽子

□李刚

30年前的那个端午节,我到村外的竹林里捡了一篮子笋叶回来,央求母亲包粽子。可母亲说家里没钱买糯米,只有等爹编席子回来后,看能不能拿回工钱再说。我抱着一线希望,将笋叶一片片展开,做好包粽子的准备。

在端午节的前一天,爹爹回来了,却没带回一分钱。因为前年盖草房时,我家还欠人家工钱,这次就用编席的工钱顶了。母亲看我哭闹得厉害,就拿了鸡蛋到镇上换回一些小米,在端午节那天给我熬了稠乎乎、香喷喷的小米粥。

端午节我虽没有吃到粽子,但没过两天,机会来了。那天只有我在家,隔壁小花的妈妈来到我家,笑盈盈地说:“今年粽子包得早,还没吃完就发酸了。这些粽子你拿去喂猪吧!”我接过来一看,好大的3只粽子!放在鼻子前一闻,粽子虽然有点儿酸了,但仍有淡淡的清香。

这粽子岂能让猪享用?我来到厨房,将粽子剥开,撒了一把糖,酸酸甜甜的味道,真好吃,我三口两口就把3只酸粽子全部装进了肚子。傍晚,我开始难受,后来呕吐,最后竟瘫倒在地上。母亲吓坏了,赶紧抱着我去看医生……

那次吃粽子的经历,我记忆犹新。每每想起来,我都感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,应当好好珍惜。

端午挂香包

□冷月

缕缕的艾叶清香,大街小巷飘香的粽子,街头精致可爱的香包,无不勾起我对五月的芬芳记忆……

进入五月,奶奶便搬出她的针线筐,找来一堆花花绿绿的碎布,坐在院子里开得火红的石榴树下,戴上老花镜,开始了她的香包制作。

乡间流行的香包大多简单而朴实。在我们老家流行一种叫“老驴布袋”和“鸡心”的香包,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会缝制这些香包。除了这两样,奶奶还会做扳脚娃娃。她做的娃娃穿一身

大红绸衣,梳两条细细的麻花辫,一只手扳起一只脚,调皮可爱,童趣横生。

奶奶用配好的五色线穿起香包,挂在我的脖子上,嘴里哼着歌谣:“五月端午日头红,做个香包巧玲珑。五月端午日头红,戴上香包来驱虫。拴个扳脚娃,毒虫都害怕……”奶奶的扳脚娃娃,让戴着“老驴布袋”的小伙伴羡慕不已,更给我清贫单调的童年留下温馨亲切的回忆。

今年端午节,我也要为孩子缝制香包,不只是为了节日,更为了对远去岁月的思念……

端午学包粽

□张亚玲

每年端午节,母亲都要包一锅粽子。在去年端午节前,我突然心血来潮,想学包粽子。我给母亲打电话,说当年的粽子我负责,不让她操心了。

我先到街上买了苇叶,用温水泡在大盆里。吃过晚饭,我又把糯米、大枣、黑米、花生泡上。半小时后,我捞起一片已泡软的苇叶,捋平,在叶尾折了一个直角,再拉成圆锥形,接着把泡好的原料往里填。填满后,我却不知道怎么做,赶紧给母亲打电话。母亲说把苇叶折过来封住口,顺着粽子的棱角来回折,最后把一片苇叶撕成细绳,把粽子缠绕起来就行了。

我折来折去,粽子终于包成了。看着这个

“作品”,我忍俊不禁:松松垮垮的不成样子,这个角上白米探出了头,那个角上大枣笑红了脸。我只好拆了重来,可是绳子又系不住了,一绕就滑下来。我又打电话给母亲,她说要把细绳交叉一下。

就这样,我从晚上8点一直干到12点,累得腰酸背痛,终于包完了30多个粽子。

顾不上睡觉,我开始煮粽子。母亲说,粽子得煮一个小时。我眼皮发紧,睡眠朦胧,躺在床上迷糊了一会儿,赶紧到厨房查看。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,粽子终于煮好了。

我决定,今后每年的端午节都包粽子给母亲吃。

端午系花线

□李白粉

小时候过端午节比较有趣,也有很多讲究,吃粽子、割艾草、戴香囊、用“无底水”洗头洗脸……但我最喜欢系花花线。

端午节前几天,奶奶就为我们准备了花花线(用五种颜色的线配在一起,也叫五色线)。端午节前夜,奶奶会眯着眼细心地给我们的手腕子、脚腕子、脖子都系上花花线。

系花花线很有讲究。奶奶把配好的花花线在腿上搓一搓,先往我们的脖子上系,嘴里还念念有词,估计是说一些平安吉祥的话。奶奶粗粗的手挨着我们的脖子,痒痒的,很舒服。接着,奶奶往我们的手腕子上系,这有点麻烦,要正反搓两次,系出来的是麻花辫子,很漂亮。往脚腕子上系比较简单,搓一下系上就行了。

奶奶告诉我们,系上花花线,就不怕毒蛇了。

端午节前夜,我们系好花花线,把奶奶缝好的香囊藏在被窝里,睁着眼等天亮。第二天,天刚亮,我们就跑出门,和小朋友聚在一起比谁家的花花线好,比谁家大人缝的香囊最漂亮。花花线一直要系到农历六月初六,到了那天,奶奶拿剪刀把花花线从我们的脖子上、手腕子上、脚腕子上剪下来,再把这些花花线系在家里养的花草上,有时还系在小树上。奶奶说花花线系在花上,花就开得更漂亮;系在树上,树就长得更高大。

奶奶去世后,给我们系花花线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长大后,我们相继离开母亲。年年端午节,守着老屋的母亲还要配许多花花线,谁回家就给谁系。今年,我要亲自给孩子们配点花花线,我要用系花花线的方式,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节日的气氛。